

人间至暖是炊烟

□丁兆永

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，锅屋里的热气扑面而来，模糊了我的眼睛。母亲佝偻着身子，正往灶膛里添柴，火苗跳跃着，照亮了她布满皱纹的脸。大铁锅已经烧得微红，她舀一勺金黄的花生油，沿着锅边缓缓倒下——“滋啦”一声，熟悉的交响在二十平方米的锅屋里奏响，蒜瓣、姜片在热油中舞蹈，随即是切好的白菜下锅，又是一阵更热烈的滋啦声。香味，那种混合着柴火、热油和蔬菜的复合香气，像一只温柔的手，瞬间攫住了我的呼吸。

透过蒙着水汽的窗玻璃，我看见一缕青灰色的烟，正从红砖烟囱中袅袅升起，在暮色中缓缓舒展，与邻家的炊烟交汇、缠绕，最终融进灰蓝的天空里。这个看了千百遍的画面，此刻却让我喉头发紧。多久没见到了？五年？十年？城市里只有整齐划一的排气管道，那些冷漠的金属管从不吞吐这样有温度的烟。

母亲端出白菜炖豆腐和刚蒸好的馒头。我咬一口暄软的馒头，熟悉的味道在舌尖化开——是井水和的面，是柴火蒸的笼，是母亲揉了六十年的手劲。这味道是一把钥

匙，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记忆里最早的那缕炊烟，飘在曾外祖父母的村庄。小学五年，我都是在这里吃早饭和午饭。每天放学，踩着黄土小路回家，远远就看见那间低矮的土坯房上，炊烟正从茅草屋顶的缝隙里钻出来。曾外祖母总在灶台前忙碌，铁锅里或许是红薯粥，或许是炒白菜，偶尔会有几片猪肉，那是过节才有的奢侈。小桌旁，我们祖孙仨围坐吃饭，炊烟的味道还停留在空气里，混合着柴草的焦香。那时不懂，这简单的温热，已是人间至味。

上初中后，学校在五里外的村里，每天骑车上下学。家在村外的小山坡上，到山脚就得下车推着走。深秋时节，天黑得早，等我推着沉重的自行车爬到半山腰时，暮色已浓。疲惫、饥饿，还有少年莫名的惆怅，常在那时一同袭来，而一抬头，村庄上空已是炊烟袅袅。各家各户的烟囱都在吐着烟，白的、灰的、淡青的，交织成一片温暖的云雾，笼罩着整个村落。哪一缕是我家的？我总是仔细辨认——我家烟囱有些歪，烟也格外浓些。看着看着，脚步就轻快

了，那炊烟像是母亲伸出的手，在召唤我回家。

高中离家更远了，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。月末那几天，总是数着日子过。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，我第一个冲出教室，骑车匆匆往家赶。车到村口时，天往往已经擦黑。远远地，山坡上家的轮廓在暮色中剪影般清晰，而屋顶上——啊，炊烟正起！那一刻，眼眶总是发热。推开门，母亲正好往桌上端菜：“算着你该到了，快洗手吃饭。”那一桌朴素的饭菜，那满屋缭绕的炊烟气息，让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烟消云散。坐在灶前添柴时，我看着火光映照母亲早生的华发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。

工作后，好日子似乎来了，却又丢失了什么。城市的高楼里，燃气灶开关一拧就有蓝火苗，抽油烟机嗡嗡作响，十分钟就能做好一顿饭。方便、快捷、干净，却没有了炊烟的温度。回家从每月一次，变成半年一次，后来竟至一年一次。每次打电话，母亲总是说：“家里都好，不用挂念，工作忙就别回来了。”可我知道，她每天傍晚还是会升起那缕炊烟，在同样的时间做

好晚饭，起初桌上有她和父亲两个人，而现在成了她独自一人。

“发什么呆，快吃呀。”母亲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她夹了一大块豆腐放在我碗里，“趁热吃，凉了有豆腥气。”

我低头扒饭，眼泪终于掉进碗里。这些年，我追逐着远方的风景，却忽略了身后那缕最温暖的烟。炊烟是什么？是游子心中永不熄灭的灯塔，是母亲无声的召唤，是故乡递给我们的名片。它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：无论走多远，总有一处灶火为你燃烧，总有一缕烟为你升起，总有一扇门为你敞开。

人间至暖是炊烟。它不张扬，不炫目，只是日复一日地在黄昏升起，告诉所有归人：家在这里，饭已做好，我在等你。那缕细细的、袅袅的烟，是大地写给天空的情书，是岁月谱给游子的安魂曲，是无论我们走出多远，都烙印在灵魂里的归途密码。

窗外，暮色四合，万家炊烟。我这漂泊的游子终于明白：世上最动人的风景，不在远方，而在归途的尽头，在那缕等待了太久的、温暖的炊烟里。

岁月匆匆城已新

□赵家栋

1988年，我部队转业回故乡，定居古城泰安。

泰安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，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期。在泰安设立治所，与泰山密切相关。春秋至西汉，治所在今邱家店镇旧县村；公元前110年，治所在今范镇固县村，后移至今岱庙附近；1136年设立“泰安军”，取“泰山安四海皆安”之意，寓意国泰民安，泰安之名自此沿用至今。

小说《水浒传》，核心故事取材于宋江起义。燕青前往泰安岱庙打擂途中，“街道两侧商肆林立，各色货郎挑担穿行，串鼓声与叫卖声交织不绝。绸缎庄前悬挂的彩帛迎风招展，瓷器铺里叠放的青花白釉映日生辉，时果铺则将新摘的桃李梅杏铺陈得如霞似锦。”庙会集市绵延数里，擂台下围观者里外三层，恰似《水

传》所载“十万香客齐喝彩”的鼎沸场面。泰安作为历史古城，繁荣昌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泰安古城，通常指泰安市的历史城区，约3平方公里。历史城区的核心保护范围，东至东关、西至今青年路、北至北关、南至南关，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。1957年，岱庙西城墙遗址改造成土路，填平护城河，形成连接泰安城南北的交通要道。次年，泰安地区政府发动青年义务劳动，对土路进行大规模修整，将其扩建为平坦大道，以上便是今泰安城“青年路”一名的由来。

改革开放后，泰安新城高楼大厦，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，与日月星辰交相辉映。1988年，我有幸参加了104国道开通仪式，地址在今灵山大街与长城路立交桥北。后国道西移，主

区的104国道，以我国最早的长城——泰山齐长城命名为长城路，全长约14公里。1994年，长城路东小区建成，孤零零的8栋高楼，是泰城高层建筑的“鼻祖”，如今湮没在高楼大厦群中，鲜为人提及。

“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”，泰安的城建日新月异。40年来，“城不压山，新不压旧”的泰安古城，向东、向西、向南扩展。今年，一位外地来爬泰山的游客在网上留言，“刚从泰安回来，坦率地说，泰安就是全国郊区城建的天花板。”如泮河大街，堰北社区至泰山国际汽车城路段，1978年还是泰安城至东平县两车宽的土公路，2011年6月，高铁泰安站正式投入运营，一桥飞架东西的泮河，成了水上公园，8车道外加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的泮河大街两旁，百米

高楼林立，公交车有专用车道。

昔日荒滩今闹市，车水马龙不夜天。今冬大雪时节，我陪从祖国大西北来爬泰山的战友到老街吃夜宵，他说：泰安山清水秀，云白、天蓝，在这里喘口气儿都新鲜……

岁月匆匆城已新，明朝花发更宜春。莫道泰安“四季有绿，三季有花”，冬至前，泰安古城蜡梅开，耐寒、叶丽、色艳、多彩，整株形状酷似牡丹花的羽衣甘蓝满街。2月下旬，傲雪梅花迎春来。

北依拔地通天的泰山，四季风景如画的泰安，山连着城，城连着山，中外游客慕名而来，流连忘返。

泰安高铁到济南最快17分钟，到北京最快1小时50分钟。省城、首都人来泰安定居或工作的，已不是新闻。

